昨非庵日纂

昨非菴日纂冰操卷之二

錢布薰心之場。節傲峨眉絕頂。冰源暑不銷。一片嚴凝透骨。品高崑岡千仞。玉纖埃弗染。連城溫潤無瑕。昔岳武穆有言。文臣不愛錢。天下太平。噫。微斯人。吾誰與歸。纂冰操第二。

昨非菴居士鄭　瑄識

楊震孤貧好學。稱關西孔子。大將軍鄧隲舉之。累刺史郡守。門生王密懷金夜饋。震以四知

辭密愧而出震于孫蔬食步行或勸令開產震曰使後世稱清白吏子孫所遺不旣厚乎

吳隱之刺廣州山海郡二十里許有泉曰貪泉言飲者必貪也隱之徑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清操彌厲歸無餘貲為尚書遷太僕以竹蓬為屏風家人并日而食晏如也嘗嫁女只牽一犬出賣蕭然無物

盧懷愼清儉不營產業雖隆貴得祿賜散親故輒盡妻子猶然寒餓也旣屬疾宋璟等候之見弊簀單席門不具推箔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食蒸豆二器酒數杯而別及治喪家無留儲老蒼頭請自鬻以舉喪明年帝校獵鄠杜間望見愼宅環堵庳陋若有行營者馳使問焉報曰懷愼大祥也帝怏然爲罷獵賜縑帛過其墓碑表未能立停蹕流涕令蘇頲爲

文帝自書之

石璞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鄉人有爲典史歸者璞往省之几上陳銀器列金杯十餘璞問曰汝宦幾年曰未滿考曰胡歸乎曰刁民訟吾貪奪職璞曰嗟夫使我治汝汝安得歸哉拂衣出

楊繼宗守嘉興去日張寧送之曰楊伯起清白著聞猶有金可卻公治郡始終無一足敢暮

夜及門者

彭淵材遊京十餘年家饘粥不給以書召歸布橐皆封緘親知慶曰可脫凍餧矣淵材喜見鬚眉曰吾富可埒國既開橐乃李廷珪墨一䥫文與可墨竹一枝歐陽公五代史草藁一巨束

楊誠齋退休南溪數椽僅蔽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惟帶

有金。

唐陸龜蒙家姑蘇門有一巨石乃遠祖續爲鬱林守罷歸無裝舟空難以越海乃取一石以壓舟人號鬱林石

宋凌冲知含山縣一毫不妄取秩滿歸裝有一硯冲視之曰非吾來時物命還之

宋張之才知陽城縣清謹愛民及去任辭湯廟詩云一官來此四經春不愧蒼天不愧民神

道有靈應信我去時猶似到時貧

齊劉懷惠爲齊郡太守有餉新米一斛者劉出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

梁甄彬嘗以一束紵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紵還於紵中得五兩金彬送還僧驚以金半酬之彬堅不受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

曾子衣敝衣以耕於野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

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使者曰不求自獻奚爲不受曾子曰參聞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

張奐擊南匈奴左薁鞬等破降之羌豪遺奐馬二十匹金鐻八枚奐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還之

張思光給假東出世祖問卿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其從兄思

曼思曼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櫂牽小船於岸上住

寇萊公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公南遷時北使至內宴歷視諸宰執語譯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

東漢劉寵爲會稽太守桓帝延熹中徵爲將作大匠有父老數人厖眉皓髮從山谷間出人

齎百錢以送寵曰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
不絕明府下車以來犬不夜吠民不識吏今
聞棄去故自扶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
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梁東陽太守
謝讓秩滿去官人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曰
數多劉寵更以爲愧

宋何隨爲安漢令去官時巴土饑送吏取民芋
以自給隨卯以綿繫其處償直後民視芋見

綿相與語曰聞何安漢清廉必此人也
公儀休相魯客有遺魚者休不受客曰聞君嗜
魚何故不受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
能自給魚若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
宋太祖聞中丞劉温叟清介遣吏賜以錢五百
千叟受封於西舍次年重午送角黍紈扇所
遣吏即前送錢者見西舍封識宛然
爲令袁毅賄朝臣以營譽嘗遺山濤絲百斤濤

不欲爲異受之。納於梁上。後殺事發。濤於梁上取絲付吏。絲已數年。塵埃黃黑。封印如初。

顧常侍清介特操。爲廷尉正時。冬服單薄。寺卿蔡子度謂人曰。我欲解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

北魏高允拜中書令。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年。魏主幸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廚中鹽菜而已。賜以粟帛。拜其子悅爲郡守。允固

魏帝重允常稱爲令公而不名

商則任廩丘尉性廉令丞多貪因宴會舞令丞舞皆動手則但回身令問故則曰長官動手贊府亦動手尉一箇更動手百姓何容活邪

劉公大夏自戶部侍郎予告歸構草堂傍先壟讀書其中作東山賦以見志平生不通請託薄田僅供衣食里鄰或肆侵奪任弗與爭公言財貨須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

致之物終非己有子孫視之亦不甚惜況官貲俸入者乎後起大司馬歸仍居草堂再著東山後賦戴笠乘驢往來山水間

吳公琳入吏部以致仕家居上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公旁舍見一農人坐小几拔秧布田貌甚端使者問曰此有吳尚書家何在公斂手對曰琳是也使白狀上重之復召爲原官

黃公卷解紱歸驅家衆田作與妻操杵臼作飲

食躬荷而饁之嘗假農具鄰舍鄰舍欲舁送之公曰假我具甚幸奈何又妨汝務遂自肩如田公性故孤介而甚好客客至座已徐起臨庖服犢鼻衣治具治畢乃盥手更衣出率以爲常耿先生一日偕周元孚候公公與縱談名理因及疆埸時事奮然有請纓之志移日不輟已有婢從屏間稟曰烹雞熟矣請割時劇談方適公曰少需如是者三而公談益

劇乃命婢曰汝姑自割既供饌出截脇狼藉不爲意也先生退謂元孚曰吾與子游羲皇世矣相與嗟嘆不置

軒輗爲浙江憲使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天順間擢大司寇請告陛辭上問公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乎公頓首謝

晏嬰豚肩不掩豆狐裘三十年身處湫隘而待以舉火者三百餘家范仲淹恩隆九族遍及

親疎而罷官之日不能具還裝至鬻一羸馬以行

房琯楊綰裴侠李沆范仲淹趙抃司馬光雖為相猶清約如寒士今縉紳一登籍轉盼富盛良田華屋僮奴百千習以為常利厚官高則是能品寒儉有官猶免姍笑公廉骯髒官與利兩喪則稱大拙妻孥尤之親朋笑之殆無以自託於鄉里自非天挺孤標鮮不從風而

靡矣。

諸葛孔明爲相，惟城都八百桑；唐元載爲相，及其敗也，籍其家，胡椒八百斛。嗚呼！人以百年之身，天假以年，不過八十九十，計其得志不過三四十年而已，豈有三四十年之間能食胡椒八百斛之理？亦愚矣哉！自古居相位者，何嘗死於饑寒，而常死於財貨，可笑也。

劉公球事兄甚謹，同居合食，始終無間言。從弟

批爲莆田令奉夏布一疋即日封還貽書戒一日守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其家法如此

定庵曹先生居廣富林年九十四將終時郡守孔公送米一石使者失辭云太守敬老大人米不佳責鋪換送先生云平生不害百姓今垂殁乃以我故害百姓耶因手書辭云老夫不食三日矣恐虛大人之賜謹辭

李之彥云嘗玩錢字旁上着一戈下着一戈真殺人之物而人不悟也然則兩戈爭貝豈非賤乎

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舉而措之一家之人謂之產業舉而措之害天下之民以利一家之人謂之冤業舉以產業作事業人怨之以產業作冤業天殛之

錢癖者只爲子孫計久遠不知多少凝豪而滅

門多少清白而發跡剝禍祿有數多得不義之財留寃債與子孫償非福也至於立廟祀贍宗族救窮親固是美事然有欲速盡美之心則倖入必甚何如積德凝祥官久自富之爲綿遠哉

左丞相李廙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嘗造廙延至寢室見其門簾甚敝迺令人潛度廣狹以鹿竹織成加緣飾將以贈廙三攜

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楊誠齋司漕江東有俸給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于東山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短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門升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法者因命畫工圖之而去

楊文貞公縉拜相制下士相賀於都御史中丞

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館堂皇爲當時第一郎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騶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他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

羅景倫曰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東山先生嘗爲予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

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也

僉事王奇居官清白家無擔石之儲衣敝以紙補際大祲朝夕不給冬暮大雪連旬僵臥不能出門戶人有饋者非故舊不受故舊饋數亦却之

唐朱敬則爲冉祖雍誣奏貶涪州刺史既明其非罪改廬州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

張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餓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也

趙司成永京師人一日過魯學士鐸邸魯公曰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爲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也魯公曰吾當偕往公以何爲贄司成曰帕二方公曰吾贄亦應如之入啓笥索帕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曾餽有枯魚令家人

取之家人報以食僅存其半魯公度家無他
物即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公所稱祝公烹
魚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即事唱和而罷

毛玠爲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嘆曰
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玠風
俗之易不難

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爲烏程令送
一船米遺之却不肯取直答語王修齡若饑

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袁聿修爲尚書郎十年未嘗受斗酒之遺尚書邢邵每呼爲清郎及邵爲兗州聿修以太常少卿巡省邵送白紬爲信聿修不受邵答曰弟昔作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魏孟康爲弘農太守有所按行皆預勑督郵不遣送迎探候又不欲煩吏人所在自刈馬草不宿傳舍露宿樹下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賜而受之子罕曰子以玉為寶我以不受為寶

王含作廬江郡甚貪濁王敦欲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其佳謂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為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

范史雲遭黨錮推鹿車載妻子以捃拾自資見

嘗拾得五斛麥鄰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不得通史雲後知即令併送六斛還尹言麥已雜誓不肯受

淄師正居嵩山逍遥谷高宗召問所須師正對曰臣所須者茂松清泉山中不乏

王悅之少厲清操爲吏部郎時鄰省有會同者遺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所費誠復小小然少來不欲當人之惠

孔顗在都弟道存爲江夏內史時東土旱儉都下米貴道存慮中丞貧乏遣吏載五百米餉之中丞呼吏語曰我在彼三載去之日不辦有路糧郎至未幾何緣得有此米可載還吏白自古無有載米上水者中丞不聽竟載還江夏

濵涬于爲政未嘗受民一尺帛食民一雞子以錢易筍百錢當得筍十斤守門者取十一斤

湞溱子召還賣筍者而杖守門者自後無賊
直買者矣守藏吏告公費且竭備巳貲二十
八金湞溱子處償之或曰守藏吏先後盜千
金伏法而使君又償之彼不愈得志乎湞溱
子曰吏盜官錢自當伏法我奈何以二十八
金累吏是使之虧損而取償於盜也

永樂間有人納銀於瓜以餽刑部主事劉寧者
寧妻安氏發而奏之詔褒寧平日廉信於妻

妻能佐夫以義特賜白金二百兩綵幣八表

裏。

福建廉使陶垕仲劾方伯薛大方貪暴大方誣

許垕仲至京事白大方得罪詔垕仲還官閩

人迎拜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

無皮

吏科陳謨一日率同列奏事忤旨落職罰使修

芔象房同事者先畢工降職去謨貧不能倩

人乃躬自爲之他

文皇駕至問治屋者誰也謗前俯伏陳其故上念謗戇且憐其貧命復官

漢將苗爲壽春令初乘黃犢車之任歲餘生一犢及去謂父老曰是爾土所生非我有也留之而去

昨非菴日纂種德卷之三

胸次是良田。廣植善根。百尺蓮臺隨地建。心頭饒穀種。多飛法雨。大千金界自中生。雖勢有偏全。未必觸水盡波。乃心無慈忍。所能印小。皆月耶。纂種德第三。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同府叅軍鄭崇質當使絕域。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有

萬里之憂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相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蘇東坡卜居陽羨士人邵民瞻為公買一宅緡五百公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將入居夜與邵步月至村落聞一嫗哭甚哀公與邵推扉入問故嫗言吾有居傳百年子不肖舉以售人

數世舊居一旦訣別所以泣也坡愴然問所

在郎公以五百緡易者因再三慰撫曰此居乃吾所售不必深悲當以還嫗郎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迎母還不索其直公遂還毘陵不復買宅

孫叔敖為嬰兒時出遊還憂而不食母問故泣對曰偶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蛇安在曰吾恐他人又見已埋之矣母曰汝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以福及長為令尹

未治而國人信之

范文正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發觴見縗絰數人營理葬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賵斂棺槨皆所未具憮然即徹宴席厚賻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嘆有泣下者

唐張道原拜大理卿何稠得罪籍其家屬賜羣臣道原曰禍福無常安可因己之泰利人之

否取其子女以爲僕妾豈仁者之心皆拾之更資以衣食遣焉

唐從事崔郊有婢端麗郊嘗私之既貧鬻於連帥于頔家郊思慕不已因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濕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有嫉郊者寫詩於于公座公覩詩召崔曰詩係公作耶命婢與生同歸

唐郭震少有大志十六歲入太學家送資錢四十萬適有衰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震舉以與之亦不質其姓氏

趙清獻家於三衢所居甚隘弟姪以厚直易鄰居公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吳次魯年五十餘僅一子國彥已受室彥自念孱弱欲父更舉子以爲宗祧計請於母母語

沈魯曰貧家有子足矣安用多爲母子乃私罄衣飾餘羸置一妾比入門羸然病婦醫云不治但亟賣猶可得價母子乃令原媒改適議已成沈魯知之曰我旣爲人謀安可復誤他人且此妾在吾家猶可望生一出吾門萬無生理所得不過十金安忍棄之竟留其妾且實以告買者還其直而去妾自是病愈平復如舊

陰鏗與賓宴飲見行觴者舉酒炙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侯景之亂鏗爲賊禽或救之得免即前所行觴者

曹武惠王討蜀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悉閉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洎事寧訪其親還之無者備禮嫁之

劉師文明州人成都楊氏納爲壻楊死數年方

婚既而謀歸江南妻晨起與母兄議事師文竊窺見其母兄立文書反覆再三有不豫色妻至問故曰父遺議以田四十畝爲嫁貲約銅錢二千緡邇來多故鬻之殆盡今貨居室之半僅得千緡而已適立券也劉曰豈有爲壻而令人賣屋以畀者取券焚之携妻竟歸嗚呼今人有無嫁貲而不納其婦者何相去遠也嫁娶責賕若償宿負然眞夷狄之道使

貧家殺女皆是故也又則有翁壻相忤於訟者矣姻婭相對如仇者矣安得如師文者以轉移一世也

魏子都暮行逢一書生心痛路道左子都下馬撫摩俄頃卒囊有一卷素書十餅黃金子都賣其二辦葬事餘枕其腦下素書置其傍後數年有從子都問者子都引至墓下發棺金書具在焉

元沈仲說年四十無子妻爲置一妾姿色美麗

說詢所自知爲范復初之女父喪家貧而母

鬻之者仲說惻然淚下語妻曰此女之父吳

中名士亦吾故人豈忍以爲妾即召其母令

擇壻且爲具奩遣之

曾公亮布衣遊京師聞旁舍泣聲甚悲詰之旁

舍生欲言而媿久之曰僕向用官錢若干吏

督急莫償乃以女鬻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

父母訣所以泣也公亮曰商人轉遷不常且無義愛弛色衰即棄爲溝中瘠矣吾士人也曷與我旁舍生曰君愈商人數倍然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亮曰償直索券不可則訟於官即與四十萬錢約後三日以其女餞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數至期携女往公亮舟行已三日矣

南陽李文達大父家種綿花載湖湘間邸舍有

三商議値三百兩交訖邸忽失火燒罄三商抱哭欲自盡李慰之曰汝貨未及舟尚爲我物物失値存我應還汝汝失此貨本無以爲生我尚能力業卽還其價

東漢梁商常曰多藏爲子孫累所得俸錢及兩宮賞賜悉分與昆弟中外年凶穀貴多有饑者輒令蒼頭以牛致米及鹽菜錢於四城門外乞貧民不告以姓名

朱冲多買敝衣擇市嫗之善縫紉者成衲衣數百。當大寒雪晝以給凍者

司馬君實新第一日步行見牆外暗埋竹簽問之。曰此非人行之地將防盜也公曰吾匱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命去之

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枕邊有一劍公問何用儀公云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擊賊賊死於此何以處之萬一奪入賊手汝

不得爲完人知

范文正公少貧依睢陽朱氏家嘗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呼公告曰吾善鍊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予即以其方與其所成白金一斤納公懷中公方辭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公爲諫官術者子長呼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李約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檝相次商胡病固邀相見託以二女皆絶色又遺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數萬約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約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也後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果在其密行如此

周武帝微時事漢隱帝爲孔目官見一小軍跣足於雪中行憫之脫巳靴賜焉後帝奉命征

契丹在軍中幾危。得一小軍救之。乃賜靴之人也。

宋查道淳化中赴試。貧不能上。親戚裒錢三萬遺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貧無以葬母。將鬻女以襄事。道傾囊與之。又嫁其女。

孔寺丞牧所居園圃近水。有夜涉水盜蔬菓者。孔曰。晦夜涉水。或有陷溺。即爲製橋。盜慚不復渡。

顧覬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債覬之禁不能止及爲本郡誘綽出諸劵書一厨覬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債皆不須還

江南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婚鍾離君女將出買一婢從嫁一日婢執箕箒至堂前熟視泣曰幼時我父於此地穴爲毬窩導我戲劇也鍾離君曰汝父何人曰父即前令身死家破流落民間令詢實以書抵許令曰

吾買婢得前令之女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殺吾女嫁資先爲求婚更俟一年別爲吾女營奩以歸君子可乎許答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願以前令女配吾子君別求良媒以嫁君子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

陸孟昭送客出門見丐者於道熟視令人引進語夫人曰絕似吾少時友詢姓名果然公即持其手曰子何貧至此耶遂令浴更衣與共

飲食者旬餘友感謝去公親送至一室曰吾爲子置此矣器用俱備又米十石金十兩語之曰以此爲生毋浪費也

曹州于令儀市井人也長厚家頗豐一夕盜入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爲盜因詰所欲遂予十千以資衣食又恐爲邏者所獲留至明使去盜感愧卒爲良民

浙有揮使延師訓子師病寒令其子取被毋以

臥被輿之惓惓母鞋一隻病已還被而鞋墮牀下師徒皆不及知使來視疾見鞋疑妻與通令婢詭以妻命邀之已持刀伺其後師問何事扣門婢告以主母招師怒曰是何言歟明辰告主人罪爾使復强妻親往師固拒曰某蒙東君延居西塾敢以冥冥墮行哉門終不啓使怒稍斂然疑終未釋明日師辭去使始釋然謝曰先生眞君子人也始述昨夕始

未謝其悞師後登第

吳全琮父柔爲桂陽守使琮齎米數千斛至吳交易琮皆賑士大夫之貧者空船而返柔怒對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故因便賑給不及啓也柔奇之

高密東阿李昆撫甘肅時偶覩都司獄牆隈白骨堆積詢之乃遠年罪人死者公蹙然曰死已償其罪矣遺骸暴露何也遂於城外[illegible]

塚埋之。蕭地邊夷婚多論財。軍貧未娶者。公查各衛得千餘人。量給銀布。助之。後公遴送者携妻孥。伏道而泣。皆昔之獲配者。

尚書張悅。操履純潔。雖自律。嚴而待物不苛。有爲四川監司者。詣公請教。公曰。川行甚險。州縣小官。携妻孥往者。實以軀命博升斗之祿。脫有不測。舉家葬魚腹矣。君輩幸毋以微罪而去其前程也。聞者感服。

陳眉公云余二十年前聞蓬頭許余學道令讀許真君太陽元精論自是即大暑能坐臥赤日中來年懶習此法頗以炎蒸爲苦即敞堂匡池高梧修竹陰映翳然往往移榻卷簟遷徙不寧如絕無養者內甚愧之因思此時田野耕耘道途挈挑拖其飢餓狀殆不可言又思獄中人無寛開澡浴之樂而但增穢雜疾痛之苦慚愧此等又如天上人耳京師每年奈

明旨熱審他未有行者若得仁人君子請定爲
例未減者清理一番重囚在緊者務遣的當
幕官掃囹圄滌枷杻以廣　聖主好生之仁
暑月無得濫受詞無得輕羈候不時吊監簿
查因數以爲治狀高下務使眼前火坑化作
清涼世界此只在當路者念頭動舌頭動筆
頭動一霎時耳　一
庾公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

買者卽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爲後人古之美談效之不亦遠乎

章仔鈞太傅妻練氏素有賢德章得象之高祖母也太傅出兵有二人得罪欲斬之練氏密使亡去後二人俱奔南唐爲將攻建州建州破之時太傅已死矣練氏居建州二將遣使以金帛遺練氏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

城夫人植旗於門吾戒士卒勿犯也梁氏返金帛並旗不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罷

張知嘗在上庠日有白金十兩藏在篋中同舍生同公出發篋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曰非吾金也同舍生感激夜袖以還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夫遺人以金人所能也

倉卒得金不詭人所不能也

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以爲隱君之賜晏子曰
自臣之貴父族無不乘車者母族無不足衣
食者妻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舉火者
三百餘人此爲隱君之賜彰君之賜乎

杜正獻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
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排擯公以所
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給宗族賙人

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

尹師魯洙以貶死其子朴方襁褓既長韓魏公聞於朝命官教之如子朴少年有才所爲或過舉魏公掛師魯之象哭之

徐孝祥居吳江隱居好學布衣草履泊如也一日後園徐步見樹根一坎珊陷諦視有石甕啓之皆白金也亟掩之一毫弗取人無知者

幾三十年。值歲大歉。民不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耶。迺啓穴。日取數鋌。收糴以散貧人。全活不可勝計。物盡乃已。女將適人。惟荆布遣之。而於藏中之物。錙銖無犯。

戴封字平仲。年十五。詣大學。師事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爲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仍還京師卒業。封後遇賊。財物悉被掠。唯餘縑七匹。賊

不知處封追與之曰知諸君乏故并棚送賊

大驚曰此賢人也

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叛高仁厚圍之爲書射城中遺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爲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者晝夜兼攻城陷必矣諸君圖之數日賊將楊君雄大呼於衆曰天子誅元惡他人無預也衆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

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賊平。

隋李士謙有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士謙悉召債家為設酒食對之燔券曰債了矣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拒之一不受或曰子多陰德矣士謙曰人所不知謂之陰德今吾所為皆子所知何為陰德

馮道為人能刻苦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為一茅菴不設牀席臥一束芻而已

所得俸祿與僕厮同器飲食許將有掠美女遺道者道皆寘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居父喪遇歲饑悉出所有以周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道夜潛往爲之耕

武后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王弘義戲呼爲例竟門朝士人人自危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法官競爲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

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

曹彬下江南金陵受圍凡三時吳人樵採路絕彬每緩師冀李煜來歸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來問彬曰余疾非藥石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公許諾其焚香爲

誓明日城陷李熤既歸凱旋入見剌稱奉敕
汴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崔纂當王莽時爲建新大尹所至獄犴塡滿纂
垂涕曰陷人於穽彼皆何罪而至此遂理出
二千餘人掾吏叩頭固爭纂曰郗文公不以
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
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

趙鼎爲秦檜所害得旨歸葬鼎之子汾護喪歸

葬衢州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是日皆携酒來會葬陰遣縣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爲名欲馳往掩取之以爲奇貨而不知蒙之固正人也蒙之急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洸令盡焚篋中書以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搜索悉無所得洸之一家賴以紓禍蒙之力也

元世祖發宋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瘞於

杭之故宮築浮屠於其上以壓之又截理宗頂骨爲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傷心

太祖歎息久之謂危素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既乘其弱取之何乃復肆酷如是耶卽命北平守將吳勉訪頂骨所在果得諸西僧廬中命有司厝於京城之南至是紹興府以永穆陵圖來獻遂勅葬於故陵

鄭建中貲鏹巨萬徙安陸城中居人多舍客每大雨則戴瓦以行問有屋漏則補之若客舍自爲之屋亦爲繕治